



人生的滋味丛书

凡尼 江北主编

叶之飘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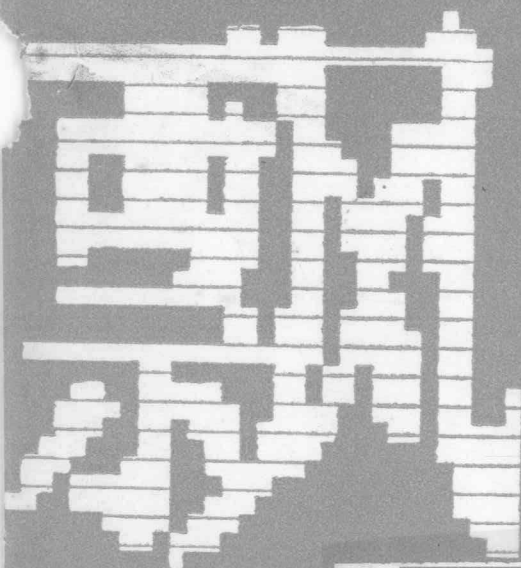
飘

广西人民出版社

多一份飘逸浪漫

凡尼 江北主编

叶之飘 编



多一份飘逸浪漫

广西人民出版社

(桂)新登字01号

责任编辑 叶 斌

责任校对 黄 华 陈红燕

飘：多一份飘逸浪漫

凡 尼 江 北 主编

叶之飘 编

出版 广西人民出版社

(邮政编码：530021)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发行 广西新华书店

印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南宁印刷厂

开本 787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张 7.75

字数 172千字

版次 1993年8月 第1版

印次 1993年8月 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7-219-02494-0/I·568

定价 4.80元

目 录

一、风飘飘

- 风筝/鲁迅……………(1)
风筝/鲁彦……………(5)
大海和吹拂着的风/怀特(美)……(10)
放风筝/梁实秋……………(15)

二、雨飘飘

- 宿雨/杨牧(台)……………(21)
雨的抒情/季薇(台)……………(24)
雨天的魅力/蓉子(台)……………(26)
听雨小莲塘/吕大明……………(28)
苦雨/周作人……………(30)
枕边漫读风雨天气的故事/普里斯
特利(英)……………(33)
雨前/何其芳……………(34)
雨天/黑塞(瑞士)……………(36)

三、雪飘飘

- 雪/梁实秋……………(40)
西湖的雪景/钟敬文……………(43)
陶然亭的雪/俞平伯……………(49)
雪/鲁迅……………(55)

滑雪/科莱特(英).....	(57)
初雪/普里斯特莱(英).....	(59)
雪·紫丁香/张秀亚.....	(64)
雪之舞/邵侗.....	(69)

四、云雾烟霞飘飘

我爱炊烟/栗耘(台).....	(72)
荷塘月色/朱自清.....	(74)
暮色/波特莱尔(法).....	(77)
阴云密布的天空/黑塞(瑞士).....	(79)
江行的晨暮/朱湘.....	(82)
田家的烟/德富芦花.....	(84)

五、箫声哨声歌声飘飘

卖豆腐的哨子/茅盾.....	(86)
洞箫/叶笛(台).....	(88)
聆听一些声音/张腾蛟(台).....	(98)
响在心中的水声/萧白(台).....	(100)
昨日更鼓/萧白(台).....	(106)
歌声/朱自清.....	(113)

六、思绪飘飘

梦痕/丰子恺.....	(115)
忆儿时/丰子恺.....	(120)
夏夜忆/匡沙.....	(126)
梦远江南/张文达(台).....	(130)
少妇的梦/西曼佗(亚美尼亚).....	(139)
燕子与蝴蝶/戈木列支奇(波兰)...	(141)
月下的回忆/庐隐.....	(144)
随想录/斯特里马特(德).....	(148)

海边幻想/惠特曼(美)……………(156)

七、逍遥游

优哉游哉/海内里希·伯尔(德)…(159)

少年游/林清玄……………(162)

旅杖/端木蕻良……………(169)

夏季的旅行/鹤见祐辅(日)……………(172)

再到湖上/爱·布·怀特……………(174)

徒步旅行/史蒂文森……………(181)

邀游/波特莱尔……………(190)

逍遥游/余光中(台)……………(193)

在房顶上散步/子敏(台)……………(200)

游记二篇/恰彼克(捷克)……………(205)

旅行/梁实秋……………(209)

钓台的春昼/郁达夫……………(213)

论旅行/培垠(英)……………(221)

八、浪漫兮兮

论罗曼蒂克/罗素(英)……………(224)

裸身日光浴/惠特曼(美)……………(226)

要生活得写意/蒙田……………(229)

裸泳记/洛夫(台)……………(231)

翡冷翠山居闲语/徐志摩……………(241)

风 飘 飘

放风筝时，手牵着一根线，看风筝冉冉上升，然后停在高空，这时节仿佛自己也跟着风筝飞起了，俯瞰尘寰，怡然自得。我想，这也许是自己想飞而不可得，一种变相的自我满足罢。

——梁实秋

夜静弦声响碧空，
宫商信任往来风，
依稀似曲才堪听，
又被风吹别调中。

——高 骈

风 箏

鲁 迅

北京的冬季，地上还有积雪，灰黑色的秃树枝丫叉于晴朗的天空中，而远处有一二风筝浮动，在我是一种惊异和悲哀。

故乡的风箏时节，是春二月，倘听到沙沙的风轮声，仰头便能看见一个淡墨色的蟹风筝或嫩蓝色的蜈蚣风筝。还有寂寞的瓦片风筝，没有风轮，又放得很低，伶仃地显出憔悴可怜模样。但此时地上的杨柳已经发芽，早的山桃也多吐蕾，和孩子们的天上的点缀相照应，打成一片春日的温和。我现在在哪里呢？四面都还是严冬的肃杀，而久经诀别的故乡的久经逝去的春天，却就在这天空中荡漾了。

但我是向来不爱放风筝的，不但不爱，并且嫌恶他，因为我以为这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和我相反的是我的小兄弟，他那时大概十岁内外罢，多病，瘦得不堪，然而最喜欢风筝，自己买不起，我又不许放，他只得张着小嘴，呆看着空中出神，有时至于小半日。远处的蟹风筝突然落下来了，他惊呼；两个瓦片风筝的缠绕解开了，他高兴得跳跃。他的这些，在我看来都是笑柄，可鄙的。

有一天，我忽然想来，似乎多日不很看见他了，但记得曾见他在后园拾枯竹。我恍然大悟似的，便跑向少有人去的一间堆积杂物的小屋去，推开门，果然就在尘封的什物堆中

发见了他。他向着大方凳，坐在小凳上，便很惊惶地站了起来，失了色瑟缩着。大方凳旁靠着一个蝴蝶风筝的竹骨，还没有糊上纸，凳上是一对做眼睛用的小风轮，正用红纸条装饰着，将要完工了。我在破获秘密的满足中，又很愤怒他的瞒了我的眼睛，这样苦心孤诣地来偷做没出息孩子的玩艺。我即刻伸手折断了蝴蝶的一支翅骨，又将风轮掷在地下，踏扁了。论长幼，论力气，他是都敌不过我的，我当然得到完全的胜利，于是傲然走出，留他绝望地站在小屋里。后来他怎样，我不知道，也没有留心。

然而我的惩罚终于轮到了，在我们离别得很久之后，我已经是中年。我不幸偶尔看了一本外国的讲论儿童的书，才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于是二十年来毫不忆及的幼小时候对于精神的虐杀的这一幕，忽地在眼前展开，而我的心也仿佛同时变了铅块，很重很重的堕下去了。

但心又不竟堕下去而至于断绝，他只是很重很重地堕着，堕着。

我也知道补过的方法的：送他风筝，赞成他放，劝他放，我和他一同放。我们嚷着，跑着，笑着。——然而他其时已经和我一样，早已有了胡子了。

我也知道还有一个补过的方法的：去讨他的宽恕，等他说，“我可是毫不怪你呵。”那么，我的心一定就轻松了，这确是一个可行的方法。有一回，我们会面的时候，是脸上都已添刻了许多“生”的辛苦的条纹，而我的心很沉重。我们渐渐谈起儿时的旧事来，我便叙述到这一节，自说少年时代的胡涂。“我可是毫不怪你呵。”我想，他要说了，我即刻便受了宽恕，我的心从此也宽松了罢。

“有过这样的事么？”他惊异地笑着说，就像旁听着别人的故事一样。他什么也不记得了。

全然忘却，毫无怨恨，又有什么宽恕之可言呢？无怨的恕，说谎罢了。

我还能希求什么呢？我的心只得沉重着。

现在，故乡的春天又在这异地的空中了，既给我久经逝去的儿时的回忆，而一并也带着无可把握的悲哀。我倒不如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罢，——但是，四面又明明是严冬，正给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气。

风 箏

鲁 彦

“五代李业于宫中作纸鸢，引线乘风为戏。后于鸢首以竹为笛，使风入竹，声如箏鸣故名风箏。”——《询刍录》。

但据我所知道，现在的风箏，或纸鸢，有些变化了。现在有许多不会鸣的风箏，不像鸢的纸鸢和不会鸣亦不像鸢而名为风箏或纸鸢的。此外还有一种特别的变化，如在宁波的风箏。

“风箏”和“纸鸢”这两个名字，在宁波只有读过书的人才懂得这是什么东西，没有读过书的人，只晓得“鸬子”这一个名字。据说这是一个通俗的名字，除了宁波还有许多地方也是这样喊的。其所以喊为“鸬子”的原因，是因鸬和鸢略同的缘故。宁波的鸬子除了不像鸬之外还变了一种极可怕的东西。如果孩子的鸬子落在谁的屋上，不仅鸬子要被踏得粉碎丢在粪缸里，那屋里的男男女女还要跑出来辱骂孩子，跑到孩子的父母那里去吵闹，要求担保三年的太平。据说鸬子落在屋上，这屋子不久就要犯火灾的。

这所以要犯火灾的原因，宁波人似乎都还不知道。我个人因通俗以鸬子喊纸鸢的事情却生出了一个胡乱的类推，以为鸬子和老鸹也发生了什么关系。

老鸹与乌老鸹还有很大的分别，但它们与火灾的关系都极为密切。老鸹在白天叫，不一定是发生火灾的预兆，也可

以作为一切大小祸事的预兆，如口角、疾病、死亡等等。白天，宁波人一听见远处的一声老鸦叫，他们便要喊三声，“呸！出气娘好！”（这“出气娘好”四字也许还没有写错，因为这句话平常用为“出气”的居多。例如谁的屁股或那里忽然痛了起来，动弹不得的时候，宁波人叫做中了“齏齏气”，意即鬼气。便立刻吐了几滴唾沫在手心上，响了一声“呸！”忙把手心往痛的地方打去，一面说“出气娘好！”这样的三次，齏齏气便被赶出去，他就好了。所谓“娘”，是说鬼是他的儿子。蔑视鬼也。）老鸦若在夜里叫，那便必是火灾的预兆。谁听见了，谁就必须立刻（必须立刻，第二天便无效）起来喊邻居，告诉他刚才老鸦叫过了。这叫做“喊破”，老鸦的叫被喊破以后便不能成为火灾的预兆。若是谁听见了，怕冷或贪睡不起来喊破，数日后，远近必有一次火灾。这火灾的地方虽然并不一定在听见老鸦叫的人的地方，但人人毕竟怕这灾祸不幸的落到自己的头上。至于乌老鸦的叫，那便大不同了。冬天满田满天的乌老鸦，任它们叫几千声几万声都不要紧。在他们的眼光中这并不是一种不祥之鸟。不过火灾时纷纷四飞的火星，他们都叫做“乌老鸦”，像这种乌老鸦确也极使他们恐怖。

我回想到自己幼时的几种游戏，觉得有许多也还满足。例如看见摇船的不在船上，船又没有载着什么的时候，跳下去把它荡到河的中心去，在他人的眼中原是最下等最顽劣的孩子的游戏，我却也背着母亲学会了。因此三年前在玄武湖中得到了许多的兴趣，雇船去游时可以不受船夫的掣肘，自由自在的荡到太平洋（我们给湖中最宽阔的地方起了这一个名字）中去洗脚。但想起来其中有两件最使我怅惘的是游泳和放风筝。母亲对于这两种事情防范我最严。她不准我游泳的

原因除了赤着屁股在河里浮着是不体面之外，最重要的自然是怕我溺死了。我好几次偷偷的去学——后来已经能够把下颚扣在裤做的球上游一丈远——差不多都被她发觉了。她不说要我上来，但拿着一根又长又粗的晒衣用的竹竿，说是要把我按到河底去。这样，我便终于没有学会。至于放风筝，不用说是更其困难了。这是关系于许多人的祸福的事情。但是大人们尽管禁止，每年冬天和春天田野中总还有大人们所谓顽童的在那里偷着放。自然，我也是极愿意加入这一党的。但是这游戏太不容易了。不仅自己没有钱，就有钱也没地方去买。自己偷偷的做了几次，不是被母亲发觉就是做得不灵。而其中尤感觉难办的是线。母亲用的都是短短的一根一根的线，没有极长的线。若是偷了去，一则容易发觉，怕屁股熬不得痛，二则一根一根结起来不灵活，所以没有法子想，我就只有跑去呆子似的仰着头看人家的风筝。若是那个放风筝的是我的熟人，他的风筝落下了，我便自告奋勇的跑去帮他拾。他要放时，我便远远的捧着风筝给他送了上去。这样我就非常的喜欢。但尤其满足的是千求万求的才允许了我在几分钟内拉着空中飞舞着的风筝的线。

三星期前的有一天下午，看见窗外大杞树的飘动，我忽然又想到风筝了。我急切的想做一个放。我忙把这个意思告诉唐珊和静弟。唐珊告诉我，湘乡的风俗和宁波的差不多，风筝落在屋上也是火灾的预兆。但是她又说我不妨做一个放，这里屋子非常的稀少，不至于落在屋上；静弟的母亲不信从这种风俗，也不会来阻挡我。于是她便为我寻线，我和静弟动手做风筝了。静弟向来没有做过，我也只会做瓦片风筝。这虽然不好看而且不会鸣，但是我想只要放得高倒也罢了。不一会，风筝成功了。这确像一块瓦片，背脊凸着，只是下面

拖了一根长长的草尾巴。我知道这尾巴是最关紧要的，起首不敢怎样的放线，只试验尾巴的轻重，但是，把尾巴的重量增而又减，减而又增，总是放不高，不是翻筋斗，便是不肯上去，任凭我怎样的拉着线跑。这样的天就黑了。第二天，我注意到风筝背上的那三根引线，怕有太长或太短的毛病，改长改短的又试放了半天。结果还是放不高，而且有一半落在水田里。第三天没有进步，第四第五天没有风。第六天觉得地面上的风太小，跑到山顶上去放，但是依然觉得太小了。有一天，风可大了，但是我拿出去试觉得又太大了。这样，我只有懊恼着把风筝高高的挂在壁上了。“我为什么和风筝这样的无缘呢？”我绝望后这样的想。“难道是因为我自己太重了拖住了它吗？”于是我感到自己的身体的确重了，年纪的确大了。我觉得我是一个不幸的人。

“在贵州”，静弟的妈妈——她是贵州人——告诉我说，“放风筝是非常热闹的。大大小小的铺子几乎没有一家不卖风筝。那风筝不像你做的那样不好看。那里的风筝有像鸟的，有像鱼的，有像虫的，有像兽的，有像人的——几乎无奇不有。那里没有像宁波和湘乡这种迷信。他们不仅不把风筝当做不祥的东西，他们遇到人家的风筝的线在他们屋上不高的时候他们还要用一根拴着石子的线丢上去把风筝的线钩了下来抢风筝。在自己屋上抢风筝，是作兴抢的，只要你有本领。有些人故意把自己的线割断了，让风筝飘去。有些人在一个大风筝——有时大的像八仙桌那样大——上系两三个小风筝。有些人在夜里放风筝，在风筝上系了一串鞭炮，鞭炮的引线上接着一根纸煤（即卷纸引火的那种东西），纸煤的一端点了火，待风筝放高了，纸煤便渐渐燃到鞭炮的引线上，鞭炮便在黑暗的半空中劈劈啪啪的响了起来，火光四散的飞走，随

后风筝失了相当的重量便几个筋斗翻了下来。男男女女大大小小的在清明前后几乎都带了风筝拜坟去。他们请死者吃过了羹饭，便在坟边堆起了石头，摆上锅子——煮饭菜的器具都带了去的——将饭菜烧热了，大家在地上坐着吃。吃完了暂时不回家，便在那里放风筝。有一次，一个衙门里的少爷竟做了一个非常好看的大蜈蚣，上面系着响铃，据说是花了几元钱定做的，因为风筝重，线便粗了许多，放线的时候手拿着要出血，便用毛巾裹了手。就在这一次，他把线割断了，让蜈蚣自己飞去。还有最令人发笑的是，有些人放马桶风筝，飞在半空里摇摇摆摆的确乎像一只真马桶。”静弟的妈妈讲到这里，听的人都大笑起来了。

于是我想：“这马桶风筝如果落在宁波人的屋上，在火灾之前，怕不是先有一场极大的灾祸吗？”

我觉得风筝也如人似的，有幸与不幸。

大海和吹拂着的风

(美)怀特

无论是在睡梦中或是醒着，我总要想到船——通常总是想到那些被帆微微牵曳着的相当小的船。当我想到我生命中有多么大的一部分时间是在睡梦中消逝，当我想到在我的全部梦的世界中竟有那么多的境界都是与这小小的船只有关时，我不禁要替自己的健康状况担忧起来，因为有人告诉我，经常随着臆想中的微风航行至虚幻的彼岸可不是个好的征兆。

我发觉大部分人在跨入理发室后总得等待，于是便在椅子上安然坐下，拣起一本杂志浏览。而我则是坐下来，继续我那在大海中航行的遐想。这种遐想是在五十余年前开始的，迄今尚未续完。在东部地区，不管是等候上火车还是就诊牙医，没有一个候车室或候诊室不是被我当作船舱的。每当列车起动，或者牙钻开始嗡嗡地旋转时，我总是仍在调整我的风帆的方位。

倘若一个人非得对某件东西着迷不可，我以为一条小船同样能使你迷恋，也许比大多数物件更令人缱绻。一条小巧玲珑的航船不仅美观，而且实有魅力，既充满奇特的期望，又隐示未来的困扰。假如碰巧这是一条机动游艇，那当然是由人的忙碌不停的大脑设计的最为紧凑、最为精巧的供人生活的设施——一个平稳但并非静止的家，它的形状与其说像

一只鸟，倒不如说更像一条鱼或一位姑娘，全速行驶也好，任意漂泊也罢，如同他有心在岸上操劳日常事务那样，主人在船上尽可以将岸上的日常琐事远远地抛诸脑后——有客厅、卧室，外加浴室，全部漂浮着，充满了盎然生机。

那些对生活中的齐整和紧凑颇感头痛的人，在一艘停泊在一个背风的港湾里的三十英尺长的帆船的舱室里常常能得到安抚他们的艰辛的慰藉。在这里，家的有条不紊的缩影就展现在眼前，它匍伏在浪花泡沫之上，悬浮在海底和天穹之间，时刻准备于翌晨在帆布的奇迹和绳索的魔力的驱使下继续航行。人们从摇篮到走向坟墓，几乎总是在他们的心灵的隐处藏匿着这种船，这是无须大惊小怪的。

我曾经有过许多船，在海上排起来足有一长列，其中许多是冒牌货和替代品。随同我的船梦的消逝，我对这些船的所有权也消失了。自孩提时代起，我就试图拥有某种可供航行的玩意儿，以便颤颤索索地张帆行驶。如今我已七十有余，我仍有一艘船，依然哆嗦着扬起我的帆，响应无情的大海之召唤。为什么大海对我有如此大的诱惑力？无论是在现实之中或是在梦的幻境，这种扬帆的动力究竟来自何处？我初次见到大海时，大海可憎可恨。记得四岁那年，我被带到罗谢尔滨浴场。我经历的一切都让我惊醒，令人反感：海水留在嘴里的咸涩味，木制浴盆讨厌的寒意，遍地皆是的沙粒，海涂的恶臭。我怀着既恨又怕的心情离开了大海。后来，我发觉曾经使我畏意丛生和憎恶不已的大海。如今我对它既害怕又钟爱了。

我返回了必不可少的大海，因为它能漂浮小船，虽然我对船只的知识只是凤毛麟角，可是我就是无法将它们从我的思绪中移开。我成了一个飘游的孩童。大海心照不宣地向我